

感悟春风

文 | 杜卫国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一过惊蛰，徐徐而来的春风，掠过原野、攀过山峦，捎着远方花开的消息，夹带着清新湿润的青草与泥土味道，款款地来到我们身边。这一缕春风，即使身在城市，也能感受到它的足迹。

我在解封的汾河面上寻到了春风的步履。你听，河面开裂的喀喀声是为春天擂响的战鼓，漾起的微波也仿佛婴儿柔软的小手，轻轻抚摸着冰面断层，荡漾春的旋律；而那一汪汪水面，像少女善睐的明眸，羞怯而温柔地凝望着你，它渴望着挣脱冰封的禁锢，向东流去。

春风还没来得及催醒地下的青草，人们就已按捺不住地纷纷褪去厚厚的冬衣。爱美的女人们更是早早地换上了薄薄的春衫，不顾天气乍暖还寒，竟相成为春日里第一个绽放的花朵。公园里、广场上出来活动的人们越来越多。春风拂过晨练

老人的银发，让他们在举手投足间平添了一股朝气。春风将孩童手中的纸鸢轻快地送上蓝天，扬起一片稚嫩的欢声笑语。

春风是春天的信使，它挥动灵巧的双手，辛勤地开垦着每一寸土地，要将荒芜了很久世界装扮得莺歌燕舞，桃红柳绿，欣欣向荣，充满希望。人们总是热切地盼望春天，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拥有一个春天的梦——在这播种的季节深埋下梦想的种子，用执着的信念耕耘，用辛勤的汗水浇灌，期待破土发芽，期待硕果飘香。

这一缕春风可曾吹进了你的心头？驱走那时常溜出来的迷茫与失意。或许你正在工作岗位辛勤劳作，或许你的人生正经历着坎坷崎岖。让春风鼓起梦想的帆，用充实而无悔的脚步庄重地走过生命中的每一天。因为一年之计在于春，莫要辜负了春风的殷切期许。

春姑娘

文 | 平清香

钢城人以烈火一样的热情，把矿山的冰雪融化。春姑娘掀开神秘的面纱，惊鸿一瞥，天蓝蓝，风轻，一座钢城在春天里起航。

春姑娘把笑脸印在地上。它一手拽着串串珠帘般的柳枝，一手挟着醉人的芬芳。它的这些道具像指挥棒，在空中猛地一晃，便撒出几缕风，落在女子的发梢，溅起的音符四处飘散。丢出几点雨，淌在职工的脸庞，激起内心的清澈明亮。人勤勉，爱无限。绿色的鸟语闪着亮光，绿色的梦抵达生活最真挚的地方。

春姑娘把笑脸抹在孩子身上，每一个孩子转瞬像风筝张开了翅膀，像蝴蝶穿梭于宿舍区的空地。最是他们无意中脆生生的笑，让人捕捉到了你我曾经的梦想。有很多比美梦更美的时刻，或许就是美梦成真了。记忆成了土壤，孩子的笑便是钢城的

种子和希望。春天的故事啊，奇妙无比，芬芳美丽。

春姑娘把笑脸涂在每位职工的脸上。古老的风啊，每天绕着他们的鼻尖转，却从来不像今天这般温暖。吹着吹着，把钢城内外又吹年轻。树有根，水有源，职工们把满足和愉悦挂在了脸上。

其实啊，春姑娘，你别这样调皮，你别老在钢城捉迷藏。今天的太钢四季已经不是很分明，仿佛天天、月月、年年都是你营造的景象。蝴蝶可以穿行在飞扬的春风里，梅花盛开在厂区铁路线上的两旁，宿舍区农贸市场四季瓜果飘香……也不是职工粗心大意，他们甚至连白天和晚上也懒得区分。头灯像繁星时，天空一轮明月高悬，走出厂房交接班那一刻又迎来了朝阳。

春姑娘毕竟是春天派来的使者，你的顽皮、你的爱意，职工都要珍藏。你在来去之间从容而温暖，钢城一定把你的问候留下来，把你的嫩绿无边、心花怒放、姹紫嫣红留下来，把你播种希望、纯真向往、美好期待统统留下来——春满钢城，福耀家园。



梦里水乡

张焯摄

感恩母亲

文 | 符海燕

每个人都有母亲。她给予了我们生命，呵护我们成长。是我们最应该感恩的人。母亲，您在经过了艰辛的十月怀胎，把我带到了这个世界。从此以后，您的心里眼里都是我，我哭、我笑、我闹，啦啦、尿啦、饿啦，您每天的生活全是这些琐碎小事，但您从来没有烦过、怨过。夜半三更，窗下最亮的那盏灯就是咱家的，您在辛勤劳累了一天，还在唱着摇篮曲哄我入睡，慈祥写满了您的脸颊，您被满满的幸福感包围着，我也在您天使般的歌声中进入了梦乡。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我长大了、会跑会跳了，上学、参加工作、结婚生子，而您也渐渐变老了。

感恩母亲成为我学习道路上的指路明灯。我的母亲是一位人民教师，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教我读诸如《笠翁对韵》《三字经》《增广贤文》等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读本。这样的启蒙教育对于我后来的学习有很大的启发，我也从此

爱上了读书，读书成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在早已退休在家的老母亲还常常和我讨论她最近又读到了什么新书，从书中受到了什么启迪等。而母亲也会让我在网上给她买一些她喜欢读的书，如《医食参考》《父母爱情》等养生类及描写她那个年代故事的一些书籍，母亲用她的言传身教影响着我的一生。

感恩母亲在我遇到困难时给我力量。九二年我刚刚技校毕业分到尖山铁矿上班，当时那里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让我一度想放弃。我给母亲写信，说我不想上班了，我想家，我不适应这个鬼地方，每天灰头土脸的，嘴里全是沙子。信寄出去后，马上收到了她的回信：孩子，艰苦是暂时的，尖山刚建成，

各种条件设施还不完善，将来肯定会建成绿色矿山，到那时候，你还不走哩。你刚上班，要适应那里的环境，多向老师傅们学习。工资不够家里再给你寄一些，不要为钱犯难，凡是钱能解决的事儿都不叫事儿，随信还寄来一大堆我爱吃的零食。为这，家里还专门安了一部长途电话，方便我和家里联系。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长途电话可是个奢侈品。经过母亲的谆谆劝导，我慢慢适应了那里的环境，我们的矿山也如母亲说的那样越变越美，我从心里喜欢上了日新月异、树木葱茏的尖山，在工作中也表现很突出，多次被领导表扬。

又是一年春来到，又是一年芳草香。感恩母亲，您柔软如水，轻柔似烟，深沉如海，恩重如山。您用您爱的针，穿引耐心的线，一针一线，织就了温馨的家。正如一句哲言说得对：娘在，人生尚有来处；娘去，人生只剩归途。今生今世，珍惜和母亲在一起的每一天。

饭点

文 | 郎晓英

“闺女，你中午就过来吧，姨给你做糖醋排骨。”

“姨，我中午有事，下午开车过去。”

听说姨到了太原定居，我立马打电话核实。等确定此事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去看姨。

这不，姨电话里催开了。

姨是我在尖山上班时认识的，那时我们同住在四公司那个临时排房里。我初为人母，不会带小孩，孩子经常生病。弄得我不知所措，姨是热心人，经常过来帮忙，教我一些带孩子的小常识，还会经常做些好吃的送来。我也会买一些礼物回访，一来二去，我们就相处了十多年。从陌生人处成人，直到后来我调太原，也不忘节假日打个问候电话，姨也会时常托人给我捎来她江苏老家的咸鸭蛋。

至于什么时候去看姨，我是经过左思右想的。上午去，怕姨留我吃饭，毕竟快七十的人了，腰还不好，前几年不小心摔跤差点还瘫痪。上午去聊一会儿，也就到了中午的饭点，她还能让我走？那就下午去吧，

等她吃了午饭歇一会儿，我再过去。

两点半开车出发，三点到姨家。五点左右回家，正好避开饭点。

当导航告诉我到达目的地时，我已远远瞅见那个熟悉的身影。

姨变化不大，只是脸上多了几条皱纹。拉紧那双手，依然那样有力。热情从手心传遍全身，时间可以改变年龄和容颜，却无法改变深藏于心的温情。

开门，记忆中的饭香扑面而来。餐桌上，满满当当。

“闺女，你先喝点水，姨去厨房炒菜，马上就好。”

“姨，我吃过饭了。饱着呢。你快过来，咱们聊会儿就好。”

“你先坐着！”姨风一样旋进了厨房。

此时，下午三点半。

咚咚的切菜声、呼呼的油烟声、滋滋的翻炒声汇成了最美的旋律，从小小的厨房传出。

“姨，我吃过中午饭了，饱饱的，一点都不饿，你快别忙活了。”我再次劝告姨。

“马上就好。”姨笑着，忙着，却不停手。

“那你少弄点！”我无奈。

开饭了。炖猪手，是姨早晨出去买好，在电饭锅里已经炖了六个小时的。熬鱼，新鲜的大鲤鱼，鱼汤浓稠。糖醋排骨，要先腌制，再炸，再炒。炸肉丸，一直是我最爱吃。尤其是姨做的，外脆里嫩。豆腐虾皮汤，炒荷兰豆，凉拌豆芽。大米，馄饨……满满一大桌。

此时下午四点钟。

厨房里，因为是新房，天然气还没有开通，姨只有一台电磁炉，一个电饭煲。姨这是从早晨一直忙到现在啊！

我一直认为一天应该有三个饭点，早晨七点左右，中午十二点左右，晚上七点左右。原来，对于心里有你的人来说，任何一个时辰都可以是饭点。



心旷神怡 程峰摄